

得知我一朋友因仕途失意,而生病住院时,我心情极为沉痛。为朋友的怀才不遇而沉重,为朋友的郁闷成疾而痛苦。

但我也为朋友悲哀。这使我想到了《太平广记》上的一个故事。说是黄河里千千万万的鲤鱼在每年的暮春之际,都要逆流而上来到龙门山下,为的是跳过龙门,而成为翱翔云天的巨龙。那情景自然蔚为壮观,有千千万万攒动的鱼头,有万万千千摆动的鱼尾,且有隆隆云雨紧随之,轰轰天火以煌之,当时盛况激烈而撼人心魄吧。但故事里说:能登龙门者,不过七十有二。也就是芸芸众的鲤鱼,能跳过龙门而得道成龙者,实在是寥寥无几。仔细想想,这何尝不是我们现实的生活?

中国的仕途,历来多难。大小官宦,从下到上垒成了一个又一个金字塔,能登高望远者毕竟凤毛麟角。千秋风雨,仕途之上,时常是悲雨泪凄凄的多,而乘风御气睥睨六合的少。这或许就是当以感慨的历史和现实吧,那多意指风发的志士,那多满怀

● 随笔

# 做一条美丽的鱼

茹喜斌

锦绣的奇才,总梦想着拼力一搏,便可指点江山大济苍生了。但那条河流却总是以无情和冷漠卷走他们的渴望,也卷走了他们灿烂的前程。我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一条鱼吧?

现实就是一条河,我们就是这河中的一条鱼。我们能不能跳过龙门,实在是有着很大的偶然性。这条河里有险滩,有暗礁,有漩涡,甚至还不乏垂涎三尺的垂钓者;或许在你还没有到达龙门之前,就已经成了人家锅中的汤、桌上的菜,成了人家口中的美味了。这条河里,总有着许多你无法预料的变数,或许你经年精心的筹划,抵不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或许你殚精竭虑的投入,会遭遇一场电闪雷鸣的袭击;或许你终

于挤进了一道门,但另一道门却永远对你关闭了;或许你曾事事谨小慎微,但一着不慎就丢掉了梦寐以求的前程……我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一条鱼吧?

其实人生能否建树,并非只有仕途这条道路。假如你是一条鱼,那栖身养命或通向大海之途无处不是。跳过龙门固然辉煌,但游戏浅水也不无风流。如果这样对待人生,那便会明白一个道理:成功是人生一份意外的惊喜,失败也是人生的一份沉实的收获。因为龙翔蓝宇,总有着高处不胜寒的惊惧,鱼翔浅底也总有着着浴日月之惬意。人生的价值,并不在于那日一跳的结果,胆略和才智,即使在平凡的生活里也会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给日月一份惊喜,给人间一道风景,给无数灵魂一种启迪。我多么希望我的朋友就是一条这样的鱼。

我还想告诉朋友的是,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些没能跳过龙门的鱼,这条河流才有了浩荡千古的气势,才有了澎湃千里的风流。这足以证明,我们这些没能跳过龙门的鱼,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鱼,绝不是没有意义的鱼,也绝不是愚蠢渺小的鱼。因为我们这些鱼的存在,才使这条河流变得生动和诗意,才使这条河流拥有了不朽的神话和传奇。我们的生命,当为之感动和欣慰,当为之动容和感悟。

做一条平常的鱼,做一条自在的鱼,做一条翱翔如云的鱼,那便是一条从梦想中游出来的现实而幸福的鱼。拼力一跳是生命高度的一种表达,脚踏实地是生命中坚韧执著的追求,或许你这样能游得更好,游得更远。

我盼望我的朋友痊愈时能成这样的鱼,有过跳过龙门的渴望,也拥有龙门之外的自信。因为,只要你不停地游动,你就是一条美丽的鱼。



清凤鹤韵  
丁亥年仲秋于汴京王少卿作

清凤鹤韵

王少卿

竹马是我们镇东街的玩意儿,开初是一个姓谭的头面人物出面召集,自动捐款,请扎匠,置铜器,开始了闹花会。再后来,就有一个姓袁的充当了老会首,每年麦罢挨家收麦子,按人头分摊,囤积他家,放到来年正月十五由他家开伙管饭,置买缺失的小件道具和蜡烛、化妆品等,并由他领队出演。

袁家为中农户,家中有几十亩地,一辆四轮车,日子很殷实。我记事时,老袁已经过世,是他的儿子袁文清接任会首。袁文清会些武术,地头小憩时,总爱打个旋风脚,跳个二郎担山什么的。他领竹马时有一招数儿,就是能将口哨吹得山响。他用食指弯勾压在舌头上,气从腮的一个地方吹出,“啾儿啾儿”如马嘶,很是逼真。东街竹马最多时出过24匹,骑马表演者多是12至16岁的少年。马是用竹子扎成,马头脖子下有铁信子,插在一竹筒里,能左右扭动。马头是在周口戏剧社里特制的,是木雕的,马身用纸糊,色彩不一,白马、黑马、红马,舞马者把“马”吊在腰带上,随着领队跳马舞。马舞有分马、合队、穿马等多种路数,整齐划一,跳跃有序。娃娃们着装各异,多是古代旧戏中的英雄装束,有罗成、秦叔宝、张飞、赵云等,烛光绰绰之中,很是好看。花会开始的当晚,竹马队从东街出发,一路西行。灯笼高挑,礼花四射,锣鼓喧天,爆竹如潮。领马人走在队伍前头,腰扎板带,头戴八角英雄帽,身穿紧身英雄服,口

民俗

# 竹马

孙方友

哨如啸,翻筋斗打旋风,指挥着24匹马时合时,战马嘶嘶,如同古代战场的英雄会。如遇到放花的大户人家,马队要绕着礼花飞奔,那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的,目不暇接,简直沸腾了一条街。

东街竹马队除去竹马外,二场的节目也招人,尤其是他们的小车舞,更为引人。小车舞源于村民早期手推独轮小车的动作:推人舞蹈动作有赶车、搬车、扶车、快行、慢行、上坡、下坡、过沟、过桥等各种舞姿,坐车姑娘根据车子的颠簸摇动,忽惊忽慌,忽愁忽乐,伴奏乐器有堂鼓、堂锣、手钹、大钹等打击乐器。表演的故事情节有“送亲娘”、“别家”、“夜逃”,内容幽默风趣,欢快活泼,能让人笑逐颜开。

记得大跃进那一年,公社里放了“卫星”,带我们东街的竹马队和西街的高跷队去县里报喜。袁师傅在在县领导面前露一手,带领竹马队上“高山”。所谓上高山,就是在大街上摆一溜儿大条凳,让竹马队挨个跃过去,而领马者必须是一个旋风脚站在中间一张桌子上,作金鸡独立状,一直等24匹马跃完方能换坐。以往上高山最多过十几条凳子就算完,而县委里的条凳多,一家伙摆了几十米长,没等竹马跃过一半,袁师傅已撑不住,双腿发木,一下从桌子上摔了下来,伤了一只脚,从此再不能领马队了。

为此,袁师傅还十分遗憾,说万没想到会在县长面前丢了手段!

贱民,是旧时指社会地位低下,没有选择职业自由的人(区别于“良民”)。我们在世界史时知道,在古代印度种姓制度中,就有所谓的“贱民”。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权力,只能从事最“低贱”的劳动,不能进入学校、寺庙等公共场所,被称为“不可接触的人”。其实,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也有所谓的“贱民”,只是不叫贱民的名称,而被称作堕民、蛋户、教坊乐籍等,实际上就是“贱民”。

● 博古斋

# 我国古代的“贱民”

夏吟

堕民,亦作惰民,元代称怯怜户,明代则称丐户。这些堕民是宋朝大将焦赞部卒后裔。金兵侵宋时,焦率部投金,后来宋人耻其降金,而贬编其籍为“堕民”,将其分置苏州、松江两府和浙江省。从此,他们被历代统治阶级视为卑贱之民,规定他们的子弟不得参加科考和纳费为官吏,只能从事“下贱”的

杂役,不得与平民通婚。蛋户,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南蛮”的一种,分布在粤、闽沿海地区,以其从事的职业可分为鱼蛋、蠔蛋、木蛋、乌蛋(以采珠为业),他们多以船为家,因长期舟居,其膝多曲,又称“曲膝”。唐代以后,封建统治者即对蛋户实行计户输税,明洪武时又将单独编户,征收渔税。很古以来,蛋户只能世代舟居,也不能与平民通婚。(蛋户,也称水上居民,在广西沿海港湾

这部小说反映了从1942~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远征军英勇抗战的英雄事迹。小说集中刻画了以狙击手岳昆仑为核心人物的抗日英雄群体——中国远征军A排。这个在抗日战争中遭受日军重创的国民党军临时组建并只有几十人的战斗集体,有来自社会上多个层次,出身、经历不同,性格爱好迥然不同的青年士兵,甚至还有来自美国、缅甸的正义青年。他们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结下了感人至深的战斗友谊,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要消灭日本法西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大溃败,狙击手岳昆仑为追寻大部队的孤身进入野人山。在地

● 新书架

# 《远征·流在缅北的血》

李丽铮

狱般的野人山中岳昆仑历经生死,与一群战友结下生死情谊。在印度兰姆伽基地整训后岳昆仑跟随着部队踏上反攻缅甸的征程,与为报报仇的天才狙击手藤原冷野不期而遇。在新1军与日军第18师团的遭遇战打响之际,岳昆仑与藤原冷野的生死较量就此展开……

近日在北京发布的《2010年全国婚恋调查报告》显示:只有8%的男人愿意娶27岁以上的“剩女”。如何解决适龄男女的婚姻大事,远在周代就被提到了官方“议程”,当时的官僚机构中设立了“媒官”一职,专门解决单身男女的婚姻问题。

● 文史杂谈

# 古代的“逼婚”

李晚巧

《周礼》中说:“媒氏,掌万民之判。”这里的“媒氏”,是一官名,从事于媒合男女之事,可能也真起到了效果,不然到了三国时期,也不会把“媒官”一职设到边疆地区了,“锡光为交趾,任延为九真太守,为设媒官,始知嫁娶”。对于教化、巩固发展边疆起到了积极作用。据说,元朝,也有“媒互人”这样的低等媒官,由政府任命发照,还可以搞“三产”——公开营业。

时代的婚姻强调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假如没有媒人,那洋洋两千多年还不知道要有多少男人打光棍呢。

封建时代,以媒人牵线介绍,家长包办婚姻促成单身男女成婚的方式是主流,然而,封建统治者从稳定社会、加强统治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时,往往也会干预进来,出些“奇招”。

“奇招”有哪些呢?一是制定法令。春秋的越王勾践命令越国男子20岁而娶,女子15岁而嫁;宋仁宗时期则命男子15岁而娶,女子13岁而嫁;明太祖命令男子16岁而娶,女子14岁而嫁;《大清通律》规定,男16岁而娶,女的14岁嫁人。

二是处罚。到了法定年龄不嫁人的女方,那是要罚款的,譬如:汉朝孝惠皇帝时,假如谁家女儿15岁以上至30岁还没有嫁人的,就罚款600钱,钱虽然不多,但以示威戒的意思很明确。唐代对于男子20岁以上,女孩15岁以上还没有配对结婚的也要处罚。——这些帝王为什么如此积极地



要求适婚男女及时成家呢?你想,封建帝王尤其是汉唐两代频频用兵,最大的考虑当是兵源所来,你适龄男女都不急着结婚生小孩的,人丁缺乏,谁急啊?你不急,皇帝急!而且,古代社会一直就认为“男有室女有家”后,阴阳调和了,人心才安,社会才稳定和谐!——这些促成男女婚姻的“奇招”,如今看来都很雷人,有些失之武断,然而,却是十分给力。

其实,我想说的是:适婚男女及时喜结良缘历来就是家、国的大事,而如何文明有效地促成适龄男女们很满意地携手步入婚姻殿堂,还有待于国家、社会、民众诸方共同努力。

陈布雷认为蒋介石这一时期精力特别旺盛,举措也深得民心。他问道:“蒋先生,国民党参政,不分各党派,敢问你对党派问题的看法,是一个政党还是各党派参政?”



陈布雷日记解读

“蒋先生之理想……”陈布雷小心问。“我以为与其用政治力量抑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党派于一信仰——三民主义,于一个组织之下。简言之,即化多党为一党。我考虑中共和其他党派可能以合并为宜,则国民党可更改党名,或酌改组织,以混吞并降服之嫌。”

但是,蒋介石的“合并”之谋,只有青年党表示接受,而中共负责人秦邦宪则坚决拒绝说:“合作可,合并则不可。”

为蒋介石起草《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

陈布雷在抗战中为蒋介石写了不少文章,但是他自己最满意的是在武汉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他在回忆中说:“7月初为蒋公撰拟《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蒋公未及口授大意,但言必将武汉保卫战之必要插入此文,以唤起军民注意。盖马当失陷后,敌渐向西侵云。张季鸾君评此文为:‘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当中当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篇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陈布雷这样赞美自己的文章是少见的。

陈布雷写这篇告文确实是倾注了全身心血。日机轰炸,天气酷热,他挥汗如雨,挥笔疾书,文思泉涌,仿佛在向全国人民讲话:“……想一想,被敌军占领了七年的东北四省,有我们3000万同胞,所过的又是怎样一种生活?……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皇帝的子孙,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为切身的耻辱?如何能不奋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诉无门的同胞们,使重复自由,再见天日?……我们

连 载

美人反中美男计

当年,陈纵横把金石心支到王亚樵那里,就踏上了去美国留学的路。从美国留学归来,陈纵横改名为陈质平,被戴笠的特务组织看中,吸收到特务。因他风度翩翩,又才华出众,所以,戴笠指示他专门靠勾引女人来开展工作。为了追杀王亚樵,戴笠费尽心血,早已用过“女人”这颗棋子,无奈王亚樵乃情种一个,到后来弄得他赔了夫人又折兵。但若是找到金石心,把她收买过来,通过她来寻找王亚樵的行踪,然后杀死王,定然是王难以想到的。因为王亚樵在这一方面是极其自负的,他总是认为他征服过的女人是会绝对忠诚于他的。

民族有一句古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何等壮烈的气概!这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决不会被外国凶暴所征服,而且敌人越凶暴,我们越能坚忍。我们要自信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凡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我们中华民族消灭的……就是一兵一卒,也要与敌人拼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

这篇告文由广播电台向国内外以外五种语言广播。海内外各报,一致放在头版头条刊出,连海外侨胞也无不感奋。据说日本收听后知道蒋介石决心抗战到底,一发加紧了汪精卫的投降。

蒋介石对告文发表后获得这样良好的反应,自然是高兴的。自从蒋介石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在台广播后,日机更加剧对武汉的轰炸,而且目标很准,武昌胭脂巷的侍从室也成为日机轰炸的目标。

8月上旬的一天,本来为了避空袭到郊外珞珈山去办公的陈布雷,今天算了吧,天气太热,身体也不适,再加要赶写蒋介石吩咐写的《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就不去了。他拿起笔来,写了几行。突然,空袭警报响了起来,陈方、翁文灏等几个人都劝他还是到防空洞去躲一下。陈布雷和大家一起刚进防空洞,马上听见炸弹落地声,防空洞震动甚剧,电灯也灭了,粉尘震落如雨。不一会儿,警报解除,外出一看,侍从室左右邻舍皆中弹,陈布雷的卧室窗格都坠落,屋瓦多震落。

陈方说:“怎么这么准?”翁文灏说:“大概是敌人误以为此为陈布雷所居的吧!”

蒋介石也派人来问,听到陈布雷他们平安,特地对陈说:“布雷先生,你还是小心些好!”

“蒋先生,公务在身,义不可避。”陈布雷颇为感激。

8月12日,陈布雷把《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呈送蒋介石核改,蒋介石看了一遍,动手改起来。这时紧急警报又响了,蒋介石还在改,陈布雷在一旁侍立。蒋介石把文件放入皮包,说:“走,布雷先生,下防空洞。”陈布雷跟着蒋介石下楼,这时,侍从室副官来报告:“德人某君来辞行,在会客室等候。”

“陈先生,你……”陈纵横浑身冷汗直冒,的确,这段时间他只记得快活了,王亚樵的事的确没有上心。

“立刻搞清王亚樵的地址,不然,你就去做风流鬼去吧!”分手时,戴笠下了死命令。陈纵横权衡了一番,觉得可以向余婉君摊牌了。

余婉君此时心中早已春情荡漾,但却作推却状说:“陈先生不要老开玩笑,你是豪门之子,又有异国教养,我乃一飘零女子,岂可高攀?”

“那我要攀你了。”陈纵横说着抱起余婉君,走进树林深处的一片草地上放倒,为她宽衣解带。余婉君终于坠入情网,再也不能自拔了。陈纵横呢,虽说重任在后,但能与美人厮守,其乐无穷,也就顺其自然,况且,睡美人还是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呢。

王亚樵在广东闹得天翻地覆,陈纵横在香港干得轰轰烈烈,戴笠当然有些气愤。